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

三省

都臺

唐龍朔中改尚書省曰中臺光宅中又改曰

文昌臺俄曰文昌都省垂拱中又改曰都臺

出唐百官志

畫省

蔡質漢官典職曰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

畫古賢列士

內臺

尚書省亦謂之內臺居建禮門內出通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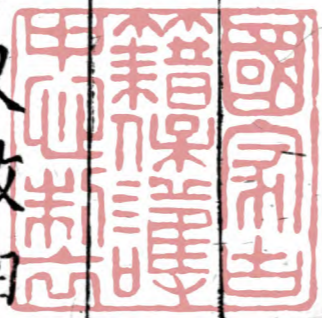
劉公幹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

切禁中情無由宣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

事稱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中書為右曹

文稱西掖

文稱西掖



晉荀勗為中書監除尚書令人賀之荀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賀耶

卞伯玉中書郎詩曰大方信包容優渥遂不

已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

雞樹

中書有雞樹出六帖

唐武德中改門下省曰東臺武后改曰鸞臺天寶初又曰黃門省

漢官儀丞相廳事門曰黃閣出六帖又唐有鳳閣

紫薇省

龍朔中改中書省曰西臺開元初曰紫薇省中書令曰紫薇令

萬年枝紅藥

射元暉直中書省詩紫薇陰重

敬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掌珍瓏結綺錢深

鳳池鳴珮多清響信美非子室中園思偃仰

唐高宗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尚書省為文昌臺故御史臺呼為南臺出趙璘

因話錄

開元中謂尚書省為南省右省門下中書省為北省亦謂門下為左省中書省為右省出職官分紀

宰相

治平中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宜對移下省對移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

從之出同上

唐元宗每命相皆先書其名一日書崔琳等
名覆以金既會太子入謂曰此宰相名若自
意之誰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
時兩人宰相望卒不用出琳傳

五代唐廢帝欲擇宰相以盧文紀姚顛有人
望悉書名內琉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筋挾之
首得文紀欣然相之出文紀傳

唐宣宗神御前筋取之出李景讓傳
禱憲宗神御前筋取之出李景讓傳

唐元宗欲以張嘉貞為相而忘其名夜半閱
大臣疏舉一則嘉貞所獻遂得其名即相之
出貞傳

孔子相魯魯人謗曰麤裘而鞞投之無戾鞞

麤裘投之無戾鞞及三月政成化行民誦曰
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出

孔叢子 三年謗止

子產相鄭一年真人謂之曰我衣冠而褚
之取茂田疇而任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
年又謂曰我死誰其嗣之

李義山以裴度為聖相其詩曰帝得聖相曰
裴度出見義山傳集

皮日休以房杜為真相李晟為真將出文粹
百官班迎

至和二年七月詔凡宰相召自外者百官班
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事上禮出職官分紀

百官於中書見宰相九卿而下即省吏唱一
見百官禮

弘治歲在 萬七 卷十

聲屈則趨而入宰相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
謂之屈揖待制以上見則請某官更不屈揖
臨退乃進湯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陞制
官則坐京官以下皆立後殿引臣僚則待制
以上宣名拜舞庶官但贊拜不宣名不舞蹈
中書則略貴者示與之抗也上前則略微者
殺禮也出沈存中筆談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
所得質當判事語或曰堂判之事並施簽表
嘆曰真識大體吾不如也出文公談苑
晉百官表注云漢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不
警鼓言其深大闊遠無節限也出職官分紀
大熙元年詔曰摠百揆之得失管王政之開
塞者端右之職也出晉王戎傳

府門不設鈴警鼓

端右之職

江總護表曰天府文昌萬方之藪禮華王獨
事昭百揆出職官分紀

曾子之荆入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處官久
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民恨之官久

相國育此三者不得罪於楚何也曰吾三相
楚而心益早每益祿而宅益博位尊而體愈

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也出荀子

凡人語及其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
唯韓魏公不然說到小人忘恩負義欲傾已

處辭和氣平如道常事出魏王別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
之從容茶湯而退自餘除拜號令刑賞廢置

紙尾用御印可其奏議之印畫降出奉行而
事無巨細並熟狀擬定進入於禁中親批

已由唐歷五代不改其制國初范質等自以
憚太祖英睿具劄子面取進止朝退各疏其
事所得聖旨同署字以志之自是奏御寢多
或至日昃命坐啜茶之信亦廢今遂為定制
出王沂公筆錄
人才飛子

呂蒙正為相諸子嘗云大人為相甚善但人
言無能為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
耳此真宰相事也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
人替罪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
悉分門類或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
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公為相文武百官各
職者以此出如喉咽
春秋合城圖曰天理在斗司中三公如
在咽以理舌語宋均注曰斗為天之舌主
政教三公主道宣召命如喉在咽使言有
矣出紀公主道宣召命如喉在咽使言有
矣出紀公主道宣召命如喉在咽使言有

崔寔政論三公天子之股肱
舌天子取正於三公亦委策於椽屬以
答天子出同上
至和二年拜富鄭公為集賢相與文彥博並
命宣制之曰士大夫相慶上遣小黃門密於
百官班中聽其議論黃門具奏上大悅謂侍
臣曰古之求相者或得夢卜哉今朕用二相
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出神道碑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
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
客坐稍父則吏從旁唱相公尊客與之抗
退及富鄭公為視其微官布衣謁見皆與
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自是羣公稍效
之出紀無口匏

會通館活

李沆為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無
口匏公笑曰吾在政府雖無長材但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以此報國爾今國家防制織
密險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苟畢徇所陳
一行之所傷實多出文公談苑

趙中書令普為相於屏後置二大甕凡人
投利害文字皆置甕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沆
文靜為相當太平之際凡建議務更張喜激
昂者一切不用曰用此報國耳出邵氏聞見

錄 鳳池雞樹
唐憲宗將用衛次公為相王涯為麻丙句云
雞樹之徒老風煙鳳池之空淹歲月將宣麻
有飄風墜地左右收之未竟上意中輟令止
其事由此遂不拜出續定命錄

曾魯公公亮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
老鳳蹲池

書雖年甚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
唯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云老鳳池邊蹲不
去 錄 鳥臺上噤無聲未幾曾公亦去出東軒

五代周祖舉兵向闕范魯公質方微隱民間
坐封丘巷茶肆有人貌怪陋揖曰相公無慮
時暑中公所執扇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
故人二司其執扇曰世之酷吏何止如大暑公
他日當深究此弊因携其扇去公後至祆廟
見一土木短鬼其貌類茶肆中見者其扇亦
在手中公異焉出邵氏聞見錄

呂蒙正微時在龍門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
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其人偶遺一枚于地
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直
伊水起亭以饋瓜為名不忘貧賤也

弘治歲在 萬七 谷卷十 會通館活字

真宗不豫大漸之夕李文定公迪與宰執宿
內殿時仁宗幼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
疾留禁中累日不肯出執政患之無以爲計
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熟水曰王所需也迪取
案上墨筆攪水盃中盡黑王見之大驚意其有
毒即上馬去文定臨事大抵類此出聞見錄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
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
軍仁宗以問宰臣呂文靖公曰不必罷帥但
擇相不厚者爲之仁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
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詔
都知擇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
有謀出凍水紀聞
鄭以子產爲相一年稚子不戲狎班白不提
挈童子不犁二年市不預價三年國不夜

閑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無尺籍喪
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
老人兒啼出史記夫相秦
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
國中不驅車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庫府德行
施於後世死之日國中男女流涕童子不歌
春者不相忤出同上
李德裕爲相帝令作詔曰學士不能盡吾意
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院亭曰精思亭
每計大事多處其中出職官分紀
張說爲相五房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
其後一曰刑禮旁分以曹官主衆務焉出唐百
房五曰刑禮旁分以曹官主衆務焉出唐百
官志

登庸衣鉢

范魯公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
三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居第十
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質以為榮有獻詩
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後果
相出邵氏聞見錄

五代趙光逢兩登廊廟四退丘園百行五常
不欺暗室縉紳咸以爲各教宗主出本傳

唐凡拜相沙堤火城沙自宮城至其第名為沙
堤每元日冬至百官已集宰相列燭多至數
百炬謂之火城宰相至則衆皆滅燭出李肇
國史補

黃閣鳴尾

陳舊制三公黃閣廳事置鳴尾後蕭摩訶以
功爲侍中大將軍光祿大夫詔摩訶開閣門
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鳴尾出職官分紀

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
彼哉出前漢本傳贊

韓魏公言慶曆中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
府上前爭事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
爭事不當時三人正如推車子其心主於車行
而已不爲已也出魏王別錄

魏國初建鍾繇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五熟
釜爲之銘曰於赫有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
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樂胥出魏志

晉謝安安爲相功甚盛嫌隙遂成帝召桓伊
飲宴安侍坐伊撫箏而歌詩云周曰佐文武
金滕事不刊推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泣
下乃越席就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泣
愧色出伊傳

呂許公得輔臣體

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
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移
刻方赴召比至行愈緩既見上曰疾方平
喜與卿等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公曰陸下
不豫中外頗憂一日聞急召近臣若奔馳
以進意人心驚動耳上以為深得輔臣之體
出紀聞

慶曆中富韓執政俱少年富韓與作章郇公位
宰相終日默然或問郇公富韓勇於事為何
如曰得象每見小兒跳躑戲劇不可訶止俟
其抵觸墻壁自退耳方銳於躑躅時難遏也
後富韓公經涉憂患始知天下之不可救始歎
有紛更而荆公年少氣盛變亂不可救始歎
郇公言出邵氏聞見錄
陸贄為相常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出本傳

慶曆中上知有法
孫之翰為諫官嘗家居石介過之介言富公
言滕宗諒等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
欲置宗諒重法范公欲薄其罪其懼違杜公不
重法則懼違范公欲薄其罪其懼違杜公不
知所決之翰曰守道操柄為如何介曰切慮之
乃漢曰法者人主之操也出南豐雜識
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
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也
公沆有入上利害一以不行祖宗經變多矣
又每奏事畢必以醫看方水旱盜賊之至孟浪
上為之變色慘然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不一
知憂懼也蓋擅變法度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
事最為人主驕此大患也出元城錄
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出元城錄

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大臣體也
公沆有入上利害一以不行祖宗經變多矣
又每奏事畢必以醫看方水旱盜賊之至孟浪
上為之變色慘然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不一
知憂懼也蓋擅變法度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
事最為人主驕此大患也出元城錄
異則人主驕此大患也出元城錄

萬世公案
會通錄

憲庠嘗奏事而帶寬誤墜文書于地不顧而
行仁宗呼內侍拾以與之識者謂仁宗得人
君體宋公得大臣體出呂氏家塾

偉然宰相器

王曰之為相才生於亂世死生之際不能自
相器也道不聽諫從不安於勢位封禪天書
立旦事但能黽勉而從不能力爭每為天書
等事旦但能樂富貴不得志也出龍川志

韓魏公曰其平生仗孤忠每遇大事以死自
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非人能也
出魏王別錄

幸相自有體

朱浮論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
賈臣難公孫漢誠知宰相自有體出職官分紀
魏公孫漢誠知宰相自有體出職官分紀

慶曆三年范文正公作參政富文忠公作樞
副時盜起京西掠唐鄭光化知軍棄城走奏
至二公同對上郭兵甲知軍所以棄城乞薄

公曰光化無城郭兵甲知軍所以棄城乞薄
其罪仁宗可之罷朝富公用佛其甚之六丈要作

佛耶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其甚之六丈要作
聽為君言之富公益不禁范公從容曰上春

秋鼎豈可教之殺人不至于手滑吾輩首領
將不保矣富公聞見錄

所及也出邵氏聞見錄

韓魏公作相父早喜雨詩斷句云須臾慰滿
三農望却斂神功寂似無出遺事

無密啓

真宗嘗問李文靜沆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
何也沆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
密啓夫有密啓非讒則佞臣常惡之豈可效
尤出龜山語話

高十七八公卷一

三不開

五代末帝命馬裔孫為相裔孫素未諳練中
書百職無能專決但書名而已又少賓客時
人目之為三不開謂口不開門不開印不開
出職官分紀

鶴相

丁晉公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及記真
宗東封事宿奉高宮之夕及升中展事皆有
仙鶴迎舞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又
以其鶴令威之後而好言鶴故但呼為鶴相猶
牛僮孺為丑生也出筆錄

粥飯僧

五代李愚為相迂闊廢帝謂愚等無所事常
目為粥飲僧以謂飲食終日無所用心出本
傳

禪僧放鷹

或問馮道於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
其艱難譬如禪僧不可令放鷹也於是出為

同州節度出職官分紀

五代孫忌與馮延巳俱作相忌輕延巳曰金
碗玉杯而盛馮延巳可乎

棄蘇合丸蟻娘之轉

五代唐明宗罷豆盧革等相任園與安重誨
鄭珽孔循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下廉耳珽循
不欲謂重誨曰者足誨以為之太常卿曰崔協
相端方有器度相重誨以協對園爭曰崔協不
也他日明宗問相重誨以協對園爭曰崔協不
未識朝廷人物表號沒字碑皆知崔協不
識文以臣虛有其表號沒字碑皆知崔協不
知書以臣虛有其表號沒字碑皆知崔協不
益笑端明宗曰宰相重位矣相更自詳審馮
道也議未決重誨稱等退休於中以興殿廊下孔
循拂衣去行且罵曰天事一中與殿廊下孔
任園乃何人園謂重誨曰事一中與殿廊下孔

治... 卷之... 十一

時輩百人而讒夫忌害其能若舍琪相協如
棄蘇合香丸而取蟻娘之轉也重誨笑而止
然重誨終以循言為信月餘協與馮道皆拜
相人多誨終以循言為信月餘協與馮道皆拜
春秋元命曰魁星下六星兩兩相比曰三台星
出後郎顛傳

樞府

樞密使
唐制樞密使以內臣為之後唐莊宗用郭崇
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
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本朝號為兩府矣
出歸田錄
文臣充使知院
唐以中官為樞密使梁為崇政殿使國初與
中書為二府其後除授不常帶節鉞自曹彬

始以文官充使及簽書院事自石熙載始知
院自張士遜始兼使相自王欽若始出湘山
野錄
主兵

范蜀公鎮至和中嘗論中書主民樞密益兵
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
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

元祐趙瞻拜同知院事救贊一人之休必資
耆德握萬兵之本爰賴舊臣又云宜煩故老
就翊洪樞

天下顯望為宰相
田况拜樞密使天下顯望為宰相無何罷
為資政殿學士出職官分紀

慶曆初方酌酒相賀范仲淹入討元昊元昊大
懼上表稱藩上曰然士大夫酌酒相賀曰上用
也天下聞之欣然士大夫酌酒相賀曰上用

韓琦范仲淹非為社稷之福乃天下生民之幸也出同上

一筆勾

范仲淹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事患諸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鼎之輩公取班簿視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

以次更易富公以文事公謂公曰則是一筆勾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遂罷之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既而退就御厨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

坐庶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與

內諸司使副班于垂拱殿外而中書則引班

刻謝于門上故朝中為之語曰厨中賜食階

副為伍蓋公革因循不能釐正也出職官分

紀

尚書

常伯

龍朔二年改尚書為大常伯咸亨元年依舊

出唐百官志

李固上書曰陛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

天子之喉舌出後固傳

曹

帝置四尚書民曹尚書主凡吏上書事典

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出南

齊百官志又隋百官志梁武時六尚書又

有起部尚書營宗廟宮室出分紀

履聲

鄭崇嘗曳革履數上諫上曰我識鄭尚書履

高七卷

聲

龍館

張績故左民尚書沈旻墓銘云十升龍館四

至九卿出分紀

傳堯俞拜中書侍郎論事率由大公而未嘗
容心其薦引多得吉人良士及薨太皇太后
諭近臣曰傳侍郎青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
君子人也嗟惜久之兩宮皆幸其第哭之

出墓誌

石虎以五月發民築華林苑到八月天雨雪
部尚書尺以太史奏作役非時天降此變虎誅起

唐太宗在翠微宮以李緯為民部尚書有自
唯稱好鬚帝曰房元齡聞緯為尚書謂何曰

秦世遣吏尚猶主也

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等六尚書是也

侍郎

吏部天官

唐龍朔中改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
武德初曰選部龍朔中曰主爵武后曰天官
天寶末曰文部皆吏部也出百官志

吏部

其屬有四

考功

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給其告身

掌對命朝會賜予之給

掌官吏勲給奏擬戰功凡十有二轉

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其法有四善二十七
最為上中下考
三銓四法

吏部以三銓之法官天下之材以身言書判
較其優劣而為之注擬出唐百官志

尚書為大宰侍郎曰小宰出六帖

舊說吏部為省眼出職林

漢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及魏改選部為
吏部出晉百官志

龍朔中改吏部尚書為司列太常伯侍郎為
司列少常伯出職官分紀

天寶十四載改文部後復舊

晉長楷武帝時為吏部侍郎風神高邁容儀
俊爽時人謂之玉人見楷如見玉山照映人
也

唐高李輔為侍郎善銓叙人物太宗賜金背
鏡况其清鑒出本傳

唐初曰民部高宗曰戶部武后改曰地官尚
書為大司徒侍郎小司徒掌天下土地人民
錢穀之數貢賦之差出唐志

戶部度支金部倉部

掌戶口土曰賦役貢獻優復婚姻繼嗣之事

掌租賦物產豐約歲計所出入

金部

戶部

度支

倉部

金部

戶部

度支

掌庫藏出納權衡之數宮市交易之事

掌庫儲祿糧義倉常平倉備凶年穀價

隋志為民部尚書

唐龍朔中改戶部為司元太常伯出職官分

唐韋澳曰已遜版使矣謂戶部也

武德初曰儀曹龍朔改曰司禮武后改曰春

尚書太宗伯亦曰春卿侍郎曰小宗伯亦曰

禮部祠部膳部主客

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冊命祥瑞喪葬

掌祠祝天文刻漏醫藥僧尼之事

掌陵廟牲豆酒膳者司供奉

掌二王後諸侯朝見之事

亦曰禮闈出六帖

龍朔中改曰司禮太常伯侍郎司禮少常伯

出唐百官志兵部夏官

龍朔中曰司戎光宅中曰夏官天寶末曰武

尚書大司馬也亦曰夏卿侍郎曰小司馬出

六帖

武選

掌武選貢舉車馬甲械之事

兵部

其屬有四

職方

駕部

庫部

掌武選

貢舉武階將出征授斧鉞

掌地圖

降埃四夷歸化之事

掌輿輦

車乘廐牧馬牛之事

掌戎器

庫部

儀仗

天寶中

改武部

龍朔中

刑部

刑光宅中

曰秋官

天寶曰司憲

掌律法

按覆之事

尚書曰

秋卿大司

其屬有四

曰秋卿侍郎

曰小司寇

刑部

都官

比部

司門

掌法律

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

掌俘隸

簿錄五官奴婢

掌句會

賦斂經費俸祿之物

掌門關

出入之籍

龍朔中

曰冬官

掌山澤屯田

尚書曰

冬卿大司空

亦曰冬卿侍郎

曰小司空

工部 其屬有四 屯田 虞部 水部

掌城池 屯田 工部 工役少府將作共其用

掌天下屯田 屯田 及京文武職田公廨田

掌京都 虞部 園山澤蕃客薪炭之事

掌溝洫 水部 船 堤壇漕運之事

梁有起 起部 出職官分紀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終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一 御史

漢朱博 烏府 為御史大夫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 數十棲其上 朝去暮集 因名烏臺 又名烏府 又名栢臺

見上 又名栢署

御史法 獬豸鐵冠 一名柱後 一名獬豸獸名正直 常觸不正 柱後以鐵為柱 言其審固不撓 出 漢胡廣傳

柱後 鐵為柱 張武曰當以柱後惠文冠治 之出 漢官儀 絳騶白簡

顏延之為御史中丞何尚之與書曰絳駟清

路白簡深郊出宋書

彈劾大事朱衣纁裳則大夫中丞押簽奏法冠朱衣纁

裳白沙中單小事常服

魏明帝御史晉白筆劄皆而坐帝問曰此何

官辛毗曰此謂御史簪筆以奏不法也出魏

畧

殿中侍御史黑貂掌殿庭之儀元日冬至朝會則

乘皂服戴黑貂升殿

唐中宗授楊再思為左臺大夫制辟車要秩

非德靡膺車席雄班惟賢是屬出職官分紀

唐蘇珣授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摠鐵

官蒼佩崇班威高石室又曰簡上霜凝筆端

風起出分紀朝廷知尊

肅宗持武臣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

語喧譁御史李勉劾不恭帝嘆曰吾有勉乃

知朝廷尊出勉傳天下相賀

唐徐有功免官俄起為侍御史天下聞有功

復進酒然相賀出本傳

王維之青箱曾祖虎之四世御史中丞並譜江

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出吳志

任昉沈約為中丞彈文皆曰奉白簡以聞出

南史

北齊宗室琅琊王儼領御史中丞舊制王公

皆遙駐車馬以待中丞之過其或遲違則赤

棒捧之白都鄴此儀浸絕武成欲寵儼使依

赤棒

赤棒

赤棒

赤棒

赤棒

赤棒

赤棒

赤棒

赤棒

赤棒

赤棒

赤棒

舊制嚴出北宮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在華林園東門張幕隔青絲步障觀之遣中貴驥馬止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棒應聲碎其鞍帝大笑出分紀

南史何思澄遷侍御史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在前出同上

桓典為御史執法無所回避常乘騶馬京師憚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騶馬御史出典略

王志愔為侍御史執法剛止人呼為皂鵬出分紀

漢光武時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出後漢

唐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其一察官人善惡其

二察戶口流散其三察農桑不勤其四察妖猾盜賊其五察德行孝弟其六察黠吏豪宗

大曆中以御史分察尚書省六司第一人察吏部禮部以御史分察兵部工部第三人察戶部刑部歲終議殿最號六察出職官分紀

高帝紀注御史中執法御史中丞也出晉灼云

三告官

國朝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吏謂之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

孫林為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或曰聞君未嘗識二人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

出東軒筆錄鐵面御史

曾公亮以臺官薦赴清獻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鐵面御史出神道碑

唐楊瑒為侍御史反為崔日知所劾瑒奏曰

肅繩之司一場傳為恐脅所屈開奸臣謀則御史

發可矣出司過之吏孫皓每宴置黃門郎十人侍立為司過之吏

宴罷之後各奏其缺失大者加刑小者為罰

御史故事殿中得立花磚用紫按褥之類為

七貴出李肇國史補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省門下省九儀同三司此

也謂御史大夫中書省門下省九儀同三司此

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

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出唐志

梓板

御史大夫寺出衛宏漢舊儀用梓板郭邑題曰御

侍御史號雜端癡床最為雄劇臺中會聚則於坐

南設橫榻號曰南床又曰癡床言倨傲如癡

出御史臺記獨擊鵲風力甚勁時號獨擊鵲出翰府

名談王素為憲臺風力甚勁時號獨擊鵲出翰府

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掌注記言行出分紀

端臺次一人知西雜三司受事號副端出分

紀端臺次一人知西雜三司受事號副端出分

臺綱正朝廷理

狄兼謨遷中丞文帝謂曰御史臺朝廷正則天下理出分紀

柳或為侍御史當朝正色上嘉之曰柳或正直之士國之龜寶出分紀

唐高宗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上言儀曰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藝龍造長鴛鴦宣雍州判佐比耶時以為清言出本傳

唐韋思謙為御史大夫不可犯或以為護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鵬鸞豈眾禽偶又嘗曰大丈夫當敢言地要須明目張膽以非天子出本傳

韋思謙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懼州縣為不稱職出本傳

晉傳玄轉司隸校尉天性峻急不能有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踣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遊攝伏臺閣生風出本傳

崔篆御史箴云簡上霜凝筆端風起出初學記

裏行

龍朔中置監察御史裏行武后置殿中裏行

後專以裏行名官出唐志又開元中置裏行

行無負數或有御史裏行侍御史裏行

行監察裏行以未為正官出御史臺記

武后稱制供奉官正負外多置裏行有臺令史將入臺值裏行御史聚立門內令史不驢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乞先數驢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諸御史慙而止出國朝

龍朔中改御史臺曰憲臺武后改曰肅政臺
出唐志

肅政臺

漢高祖用趙堯言徒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者
趙相

弄印無以易堯

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出昌傳
唐韓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

耳目官

唐高祖欲授李素立清要九品官有司
州司戶帝曰要而不清擬校書郎帝曰清而

清要

李祐違詔進馬御史温造抨劾祐曰吾夜入
蔡州縛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

史出本傳

江淹為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今在
南司足以震肅百僚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

近世獨步

傳咸御史中丞云煌煌天文宿星是環爰
立私法其輝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

鷹揚虎視

禮是逐安惜翅翼出同上
虎視肅清遠慢又曰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

碎首玉階

王義方任職劾奏李義府曰碎首玉階素明
臣節出同上

殿上虎

劉安世器之編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
其面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

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
者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縮竦聽公退則

咨嗟嘆服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出言行錄

味虛著百官本草題御史有大熱有毒主除
邪疾杜姦回振冤帶攻貪濁服之長精神出
同上

南奔

謝幾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為侍御史
舊郎官轉為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出同上

元祐初張商英為開封推官簡蘇內翰子瞻
曰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如何偶館職孫

朴見之以示呂申公之佛子希純白申公
公不悅出商英出邵氏辨誣

烘堂

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謂之
烘堂烘堂則不罰出分紀

南司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劾山陰令虞眉中書舍
人黃睦之以眉託杲杲曰君小人何敢以罪
人屬南司也出同上

臺主

中丞出外為御史臺主曆晉亦然出同上

石室

御史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

其門北開

北齊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西南其門

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者臺門不
北向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

耳出分紀

只置中丞雜端

御史自大夫至主簿並存六典舊式今只置
中丞雜端各一負並判臺事出湘山野錄

閣挺橫直

御史有閣吏隸臺中四十餘年事二十餘中

丞矣聲喏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
中丞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此語諠於

縉紳凡為中丞唯恐其挺直也范諷為中丞
一日視其挺直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

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見中丞召客論庖人
造食旨揮者數四去又呼之教戒又數四大
凡役人宰天以下皆欲如此之繁不亦勞而可
使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
謝明日視之挺復橫矣出東軒筆錄
前漢王翁孺為繡衣御史逐捕盜賊吏當坐
者翁孺皆縱不誅嘆曰吾聞活千人封子孫
吾所活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後生孫女乃元
成皇后也出本傳

諫官

舊唐著諫官元稹傳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
滯又韓琦為諫官三年所存諫草欲斂而焚
之以效古為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

諫之美乃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藁
自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
之出家傳諫曹

唐權德輿為左補闕諫云臣職在諫曹出本
傳

唐制左補闕六人右補闕六人
右拾遺六人掌諷諫大事則廷論小事則上
封事出唐志

王沂公曾嘗曰韓魏公章疏甚好向來高若
訥多是擇利范希文亦未免近名須要純意
於國家事爾出魏王別錄

今呼諫議為坡拜蓋曾唐朝舊語自外入為
諫議班在給舍之上歲滿遷給事中又歲滿
遷舍人故語云君今上歲滿後當復下坡矣出

談苑又唐諫議謂之坡班在給舍上一遷為
給事又遷為舍人有自他官為諫議者班給
舍上班中戲語曰饒君上坡去却須下坡來
言遷給舍却在下也出青箱雜記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
下戲語謂之帶墜出春明退朝錄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為諫官時謂
四諫四人力引石介為諫官范仲淹為參知
政事獨謂曰石介剛正然性好奇異若使為
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行少事其意
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至主上雖富
於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
如此諫定諸公伏其言而罷出東軒筆錄

慶曆初歐陽公余靖王素俱除諫官蔡君謨以
詩賀曰御筆新除三諫官宜然朝野競相歡

當時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必有謀
猷禪帝力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
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三公遂薦蔡襄為諫官
當時謂之功名久遠看三公遂薦蔡襄為諫官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二人為正言司諫上
謂曰祖宗法制臺諫須出宸選若臺諫是
大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悸汗
浹背而去出分紀子為諫官

唐元和初杜從郁為左補闕韋貫之曰父為
宰相子為諫官若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為
為秘書丞出臺上專為言事

英宗曰人言臺諫奪權歐陽修奏曰此則為
陸下言者過也朝廷置臺諫官專為言事若
使嘿然却是失職苟以言事為奪權則臺諫
無職可供矣出奏事錄

弘治歲在... 卷之七... 台卷十一

真宗見田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
田舍漢

田舍漢

唐李昭德為內史妻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
妻體肥行緩李久待不至乃發怒曰臣耐田
舍漢妻聞之乃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
誰是

唐有左右司諫正言
關為左右司諫又改唐左右拾遺為左右正
言出分紀

一曰風諫二曰順諫謂順其所欲以微動之
三曰規諫陳其規矩而正其事四曰致諫致
物以明其意五曰直諫直言君之過失出大
戴禮

給事中

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曰黃門出輿服
志

黃門侍郎夕郎
出靈帝紀每曰暮入對青瑣門拜謂之夕郎

給事中
竄而奏還謂之塗歸
左右分判省事詔書不便者塗

唐李藩為給事中制有不可於黃敕後批之
吏白宜進白紙藩曰批敕有夕郎之風出職官分
批敕耶史臣曰批敕有夕郎之風出職官分

唐郭承嘏為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盧載封
宜在瑣闥又在黃扉

還詔書且言丞丞擬宜在瑣闥文宗曰承承擬父
在黃扉故優其俸俸暫令廉問近諫列章美
事也乃復留留出本傳

張元素遷遷絡事中有回天之力發卒修洛陽宮魏
證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
矣出本傳

翰苑

翰林院

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
金鑾皆在焉應供奉人自學士以下工伎皆
隸籍其間皆稱翰林出沈存中筆談

唐德宗移院於金鑾坡上出續翰林志

唐制乘輿北門內相天子私人詞經學之士以備宴

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主之自太宗時

名儒學士時召以草制未有名號至乾封以

後始號北門學士元宗初翰林待詔掌四方

表疏批荅又以中書務劇乃選文學之士號

翰林供奉掌制誥開元末又改供奉為學士

別置院專掌內命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

親至號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出百官志

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

唐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宣宗時夜對禁中燭
盡帝以乘輿金蓮花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
天子及綯至皆驚出本傳

德宗時學士入館視日影為候時李程為翰
林性懶日過八花磚乃至時號八磚學士出
本傳蓬池鱸郢水膠

李德裕述夢詩荷靜蓬池魚鱸天寒至郢水醪及
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魚鱸夏至頌水酒坊
出酒以酒味濃和水而飲蓋禁中有郢水酒坊
出李白詩

唐制臘日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鏤牙筒
故杜詩云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鑿下九
霄出茗溪詩

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
每暇訪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閻立本
圖像以章禮賢是時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
出褚亮傳

凌玉清翔紫霄
凡登翰苑者謂之凌玉清翔紫霄出翰林志
翠毛錦黃盤雕錦
學士舊規十月月初別賜錦長襖子國初以來
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錦出金坡遺事

玉鼻驊
天既新頌玉鼻驊出東坡詩注坡新為學
士賜內廐良馬

馬鬣三花
白樂天春深學士家詩鳳書裁五色馬鬣剪
三花唐學士例借飛龍廐馬出蔡寬夫詩詔

海曲龍山宋宣公詩云憶昔唐
唐翰林壁畫海曲龍山宋宣公詩云憶昔唐
家高禁地粉壁為故事出同古記承明景象今頓
還未與鑿坡為故事出同上

六幅山水屏
玉堂兩壁有巨然畫山董羽畫水宋宣獻公
為學士時燕穆之復為六幅山水屏寄之乃
置于中門出同上

郭熙春江曉景
元豐末既移院玉堂中屏乃郭熙所作春江
曉景坡詩云玉堂畫掩春睡閑中有郭熙春
畫山今乃為玉堂佳物出詩話

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

門乘馬謂之大三昧出翰林志

舊唐書贊曰太宗圖十八文星輝炳煥

謂其帶街曰一條冰兼數職皆文翰清秘之目人

宋景文公祁守益州有風力久次而不可見用

又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

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鰲峯最上頭出同上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

人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云五

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李蘇為參政

宋為尚書出廬陵集注

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王禹

偁在翰林有同在翰林而大拜者王以啓賀

有漁翁之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

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之為

學士有乞郡表略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

莫敖之餓鬼自後乃得判他局出東軒筆錄

太宗以玉堂之設虛傳其號而無名乃於紅

綃上御書飛帛四字題曰玉堂之署以賜焉

本院掛于王堂之上方知貴矣出職官分紀

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嘗飛帛書玉堂之

署賜蘇易簡此四字出李尋時待詔黃門故云久

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云久

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云久

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云久

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時待詔黃門故云久

汗王堂之署至英廟時徹去元豐中有學士

上言乞摘上兩字復榜院門出元豐中語錄

太宗訪鍾王之御筆飛動乃召書史之有

格性者置於便殿授以筆法觀其有成賜

海之內咸識禁中之墨妙焉出澗水燕談

恩宥曰所著撰文名公王將相妃主曰制

品已勳勞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批書臣表曰批

曰密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蕃書醮曰青詔

建曰密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蕃書醮曰青詔

碑銘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撰訖進

入故事遇有除拜以雙日大號院隻日降麻故

學士以雙日大號院隻日降麻故

同學士以雙日大號院隻日降麻故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

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

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釁隙如

此不遇曰同貶耳於公無益其中語言頗經改

易公他日當自知曾曰無益其中語言頗經改

昔晏一元獻當國子京為翰林學士晏受宋才

雅出妓飲酒達旦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在

頗極紙屏方子京揮毫之際昨夕餘醒尚在

觀者亦駭矣蓋此事由來久何足校耶許亦

懶然而去出筆談

國朝選人不行學士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

館職自歐陽永叔輩始時號步行學士皆自

左掖門下馬步入出同

筆談學士視草堂太宗嘗親幸至今學士上

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坐堂中設視草臺每

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出分紀

學士院第三廳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槐

廳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槐廳至

有抵撤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出分紀

李吉甫裴均草制拜相直裴均草李吉甫除

中書侍郎平章事制李吉甫草武元衡制垂

簾揮翰兩不相知及暮吉甫有嘆息之聲均

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

於坐中黎明相府官吏候于門出同上

草麻潤筆自隋唐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

復爵李德林作詔高穎戲之曰筆頭乾譯曰

出為方伯策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近

朝除拜因循多不送遣先帝慮經費有闕特

定草麻列物朝謝日令閣門督之既得乃以

書進呈自是無敢闕者今以為定制出同上

元和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

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不用印雙

班於宣政候閣門鑰入而後進書隻日百僚立

雙日出同相樞密節度使並降白麻紙書每

王公宰相樞密節度使並降白麻紙書每

行四字不用印進入後院或官誥院取索綾紙

待詔寫官誥只用麻詞出談苑

學士每非時召對即公服繫鞋而入除改宰

相得旨入熟狀至晚或降出便坐草麻非時

特旨改除皆夜宣入面受處分宰相大臣不

得知也出灑水燕談

密旨多夜進草降出草麻五更三點進祥符中錢

惟演入院是夕召入令草壽春王制惟演之
進草乞御筆刊削然後寫麻從之是夕一更
二點進草三點降出御筆書依奏方付待詔
書其後南郊加恩及御筆書太子皆晁迥嘗
之亦進草親王宰臣等即不進出同上

舊規云天順二年宣旨每進麻制書詔錄小
字留內自後機密公事即用小字本常詔不
進國朝自祥符後詔麻制進小字本蓋便於
觀省也書詔亦進後詔麻制進小字本蓋便於

元積翰林承旨居第一閣憲宗始命鄭綱為承旨
甚注學士上居東第一閣凡詔今凡上所
李肇翰林志駕在大肉則於明福門內置院
駕在興慶宮則於金明門內置院今在右銀
臺門之北第一門東向橫曰翰林之門入門

直西為學士院北為翰林院出同上
翰林故事每白事出迎然比禮不靴鞋坐王堂使
院吏入白事每相出迎然比禮不靴鞋坐王堂使
直學士院力欲行之獨散手繫鞋大拂物議

罷惇直院出東軒筆錄
罷惇直院出東軒筆錄
罷惇直院出東軒筆錄
罷惇直院出東軒筆錄
罷惇直院出東軒筆錄

舊制學士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引馬所服帶
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引馬所服帶
懸魚謂之重金世傳官閣望為學士詩云眼赤何
何時赤腰黃幾日重出筆錄
時兩腰黃幾日重出筆錄
時兩腰黃幾日重出筆錄

本朝學士院有雙鵲當栖於海棠枝上每學
士會食翔集於玉堂之靈鵲晁公詩云却聞
今或宣詔之喜出金坡遺事
靈鵲心應喜出金坡遺事
靈鵲心應喜出金坡遺事

鈴有聲

田文炳續翰林故事李德裕云翰林院有懸

鈴以備警急文書引之以代傳呼予為學士

時河此用兵一夜鈴有聲俟之則無人後往

往如北潛伺於下終無所觀其鳴皆應用兵

處緩急亦如之出分紀

玉堂上東閣承旨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玉

堂後東北一室二間大祥符中王相居之入

後東政李相迪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多

參大政此室常不空前嘗有大槐樹意以為

求居之室常不空前嘗有大槐樹意以為

祥出澗水燕談承旨閣子

王拱辰自翰林承旨除宣徽使張方平自承

旨為參知政事不數日以憂去服除以宣徽

使召學士院以承旨閣子為不利市凡入翰

林無肯居之者熙寧王珪為承旨韓絳戲之翰

曰禹王行所入宣徽矣未幾禹王除參知政

事遂大拜凡乘政十五年而卒近世承旨之

達無此比也長春殿曲宴

蘇易簡為參知政事引故事為請詔自今後

當直學士與樞密直學士並頒長春殿曲宴

出楊文公談苑然憲

蘇易簡為學士太宗嘗夜幸玉堂易簡已寢

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憲格引燭入照之

憲格上自有火然憲處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

堂盛事出筆談

蘇易簡又引唐元稹承旨廳記御樓肆赦唯

承旨得升丹鳳樓之西南隅出楊文公談苑

學士新入院飛龍廐賜馬一匹銀開鞍粧轡

蕭蕭句

彭乘為翰林學士誥命尤為可笑有邊帥乞
朝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為批荅語曰當
俟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知成都值
飢民流離况始入劔門即發倉賑濟上表待
罪乘又當批荅曰縷度崑崙之險便與惻惻
之情王琪性滑稽乘死為挽詞云最是蕭蕭
句無人繼後塵出筆錄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為一時冠自以
在詞禁宣力實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
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世俗謂
之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
詩書于玉堂之壁曰官職由生處有才能
不管理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
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不用矣

歐公在翰林仁宗一日承問見御閣春帖子
頌而愛之問左右曰誰作左右對曰歐陽脩

之辭也乃悉收諸宮帖閱之見有篇篇有意
嘆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王禹偁在翰林院嘗草夏州李繼遷詞繼遷
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啓頭書送潤筆物
納蓋惜事物體也近持舍人院草制送潤筆物
稍後時必遣院子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
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恬不以爲怪出歸田

瀛洲之象
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待詔董羽畫水以布
之風濤浩渺蓋擬瀛洲之象也修篁皓鶴悉
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喧已寂內
務不至風傳漏禁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
也出燕談木天

謂之諸司舍屋唯祕書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
內諸司舍屋唯祕書最宏壯閣下穹窿高敞

萬一千九百一十九

國朝翰林兩制
謂之外制其後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
出事實

真宗尤禮親調藥餌
賜鑄鑄素不飲飲之疾作幾至不救真宗親
至閣下臨問手調藥餌撫慰今卧平乃歸內
其待侍臣有如此者出三朝寶訓

李昉赴玉堂賜燕詩序云今日之盛事有七
新賜衣帶鞍馬十月朔賜錦袍特宣草麻改
賜內庫法酒俸給現錢給親事隨從就院救
設出翰林志

翰林院在麟德殿西廂東廊之後詔自翰林
院出者經三殿而出也老杜詩詔從三殿出
綸省推高

除中書舍人李義山為學士制云省推高

淳化四年擬太宗草書宋玉大言賦賜蘇易簡

易簡因擬宋玉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

書白龍戲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

煌煌雄詞洋洋環瑋博達不可備詳易簡曰

聖人興今告成功登崑崙今展升中芳蔭地

明也參旗宗天籟起武衛也執北斗兮尊元酒

也削西華分石武也飛雲湧霞騰也
劉鯨鵬代鵝鯨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
電三激燿火舉也四時一雷三發山神呼也流
山融兮須海乾圓蓋偃兮方與穿八千分
記

太宗時五十五匹以備濡潤以狀不如此式却之及
又却繼遷馬
翰林學士常草制李繼遷

出守雅州人鄭褒徒步謁禹備禹愛其
儒雅乃別為買一匹馬或言買馬虧者太
宗曰彼能却繼遷五十疋馬顧肯此虧價哉
出紀事

王堂北壁是董羽畫水筆力道勁勢若動搖
其下頗有兩壞處蘇易簡尤愛之適知舉屬
於同院韓丕葺之丕乃汗漫其半用朱畫攔
檻承之蘇出見之悵恨命水滌之而痕迹尚
在出金坡遺事

中書舍人

佛出世

唐太宗尤重內外制之任嘗曰朕聞朝廷命
一舍人六姻相賀諺以為佛出世豈容謬
哉出談苑

絲綸閣下紫薇郎
文書靜鍾鼓樓中刻漏長獨坐黃

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出白樂天詩
開一書改中書省曰紫薇省舍人亦曰紫薇
郎即舍人也尺書招替普

東坡元祐初為中書舍人上願對紫薇花
詩一首坡進詩落句云小臣願對紫薇花試

掃天書招贊晉自注云翰林學士帶知制誥
許綴中書舍人班唐制也今臣以知制誥待

罪故得以紫薇花為故事出坡集

唐制唯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國朝康定間富
韓公為知制誥封還詞頭知制誥今中書舍

人也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出邵氏錄

唐故事書有軍國政事則中書舍人各執
所見雜書其各謂之五花判事出職林

給省乃分司押事故事唐舍人乃謂之六押出

給省乃分司押事故事唐舍人乃謂之六押出

李祕家傳

閣老

唐制中書舍人六人為掌詔旨冊命皆次第進
畫以次者一人為閣老判本省雜事出唐
志

壓角

見知制誥門

一人足辨我事

孫處約為中書舍人高宗即位杜正倫請增
舍人貲帝曰處約一人足辨我事止不除出
本傳

古事今事

唐高仲舒崔琳同為中書舍人宋璟嘗曰古
事問仲舒今事問崔琳尚何疑出崔義玄傳

西掖

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注引漢官儀曰左
右曹多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右因謂
中書為右曹又稱西掖出文選劉楨詩

不由三

捷額裹頭
中書舍人謂之捷額裹頭出
盧氏記

揮翰如飛

陸展拜中書舍人文思敏速揮翰如飛又理
俱愜出職官分紀

唐陽滔

斷窻舍人
中書舍人時促命草制而吏持

出門輪他無本乃斷窻取之時號斷窻舍人
出朝野僉載

魯宗道

易服飲酒于肆中
一日真宗急

召將有所問使者于酒肆得之曰上問以何
事對幸先見教公曰以實對

公謝曰臣家貧無器血酒肆上問何私入酒家
中使入上果問具如公對

親笑曰遠來遂與飲臣恐為御史所彈以公為忠
上笑曰卿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以公為忠

實後為明蕭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

也出歸田錄

張文懿為社令時出城過村寺村寺老僧出
迎道邊迨過之亦必出迎文懿恠而詰之僧
曰長官來時山神夜夢告其相公至矣一日
復往而僧不出文懿曰不出何也僧謝曰神
不我告也文懿以為誕使僧問其所以夜夢
告曰長官誤斷報牛時天符已下不復相矣
文懿驚駭省之果嘗有殺牛事遂復之明
日過寺曾復出曰非夕山神言長官復為相
矣明曰當來但戒筭矣後果三入中書出王
氏聞見銘

知制誥

三字

何中正登第求於郭從周從周贈之詩曰

三字來時五月正團一麾從此出秦關中正後
以八月十月授知制誥言邊事忤旨出知秦
州出翰府名遲談

白樂天君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
不如君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

國初知制誥衣錄者錢若水自舍人遷學
士入謝曰閣門承旨例先賜金紫太宗訝之
閣門以舊例對太宗曰吾欲令若水綠袍上

繫金帶儒門之美事也出東軒筆錄
權德輿知制誥居西掖八年出本傳

舍人院每知制誥上事必設紫褥於庭面北
拜聽閣長立禱之東北隅謂之壓角裴庭裕
正除通事舍人上事知印宰相當壓角則其
禮相傳自唐也邵興宗入院不欲為舍人閣

萬一千七百六十一卷十一

長壓角不出春明退朝錄
故事知制誥先試其文辭仁宗以來陳堯佐文
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朝以來不試制
誥者惟楊億陳堯佐二人而已出神道碑

錦繡萬花谷卷十一之終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二

左右史

動則左史書言動言則右史書之出禮記

古者天子起居注史記事出晉志注

起居郎曰左史起居舍人曰右史所書言動

皆曰起居注史

文宗開成中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出張弘

螭首

唐制天子御正殿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俯
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若伏在紫
宸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出百官

志

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切處記錄于前

唐鄭朗為起筆螭頭

執筆朗曰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

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請惡見之則史官無以

職者出本傳直筆帝悅謂宰相曰朗可謂善守

元微之守越州以宅謫居猶得在蓬萊天詩曰我是

王皇香案吏

唐鄭仁表為起居郎文章俊拔恃才傲物嘗

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出本傳

館閣

桓帝延熹二年初置秘書監掌國史出東觀漢記

蓬萊仙室

學士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王融

顯宗時學序曰紀言事於仙室謂藏室也又漢

班固著作於東觀

東晉除著作西觀脩晉書出本傳

漢宣帝甘露中詔諸儒論五經於石渠閣

在未央宮殿北藏書之所也

白虎觀

漢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作白

虎通議出章帝紀外臺內閣魏薛夏鄉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臺閣

一也出王肅蘭臺麟臺龍湖中改秘書省曰蘭臺武后垂拱中又改

曰麟臺出唐志退之子相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

車相以為誤悉改根字為銀字出尚書故實

劉宴以神童為秘書正字上問曰正得幾字

對曰餘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出明皇雜錄

武帝廣獻書之路書積如丘山故外有太常

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出劉歆

七畧

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閣書林出後儒林傳

唐兩京皆有館各三所逐館命修撰文字

而本朝三館合為一並在崇文殿中命修摠

目則在本院出歸目錄

昭文館集賢院史館出同上

太祖太宗宸翰所藏之閣名曰龍圖取龍馬

負圖之義也真宗藏宸翰之閣曰天章取雲

閣取寶書之義仁宗藏宸翰之閣曰寶文

文哲宗曰徽猷此六閣之所建也
仁宗景祐二年置邇英延義二閣邇英在迎
陽門之東北向延英在崇政殿西南向賈昌
朝以書筵進對為二閣記注命章得象等接

續帝學

崇文院

史館唐正觀三年置有史館修撰直館之負
 集賢院開元五年置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
 為集賢書院有學士侍講之各并有修撰校
 理直講之職正元中增置校書正字梁都沐
 以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三館因臨幸
 雜有所撰述徙他所就之太宗即位因臨幸
 周覽曰若此之陋何以待天下賢俊即詔
 左升龍門東北車府地為三館既成賜名崇
 文院以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
 西廊為史館修撰直史館集賢院直學士校
 卷之官有厚化中復置直昭文館直集賢院
 有修國史崇文院檢討編修皆無定負亦不
 常置出歸田錄院檢討編修皆無定負亦不
 本朝三館外復有祕閣圖書置直祕閣校理

端拱元年詔置祕閣於崇文院之中堂出歸
 田錄

淳熙元年李至等言曰王者藏書之府自漢
 置未央宮麒麟後漢藏之東觀亦在禁中至
 典校謂之中書後漢藏之東觀亦在禁中至
 桓帝時始置祕書屬少府故王肅為祕書監
 祕書及魏以祕書屬少府魏之祕書即漢之
 論祕書不屬少府而蘭臺之祕書故薛夏東
 因是祕書不屬少府而蘭臺之祕書故薛夏
 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晉宋以還皆有祕
 書閣之號唐開元十三年因置集賢書院皆
 置之於內閣並列詔自今祕閣宜次藏奇書
 今與三館並列詔自今祕閣宜次藏奇書出
 談

御書祕閣二字

淳化三年秘閣成太宗作贊鳳賀之李至引書
 祕書有薛稷畫鶴郎餘令畫鳳賀之李至引書

日為三絕又引蘇易簡乞御飛帛書玉堂為
比願賜新額以光祕府戊辰賜御書飛帛書
月祕閣二字以賜李至至又請以御贊刊名九
集賢院熱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為之近歲有
自常參官未至從官者起授修撰出筆談
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修撰出筆談
魏王肅論秘書表曰秘書丞郎與博士議郎
同職近日月宜在三臺上出職官分紀
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出班固西都賦云
何承天除著作佐郎年已老而諸佐郎並少
年荀伯子嘲之作呼為姁母陳后山除正字有
詩曰寧辭乳媪譏用姁母事為乳媪也出南
史

曼殊為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寮擇勝燕飲
侍從文館士大夫燕集市橋酒肆皆供帳為
游息之地公時貧甚不出獨居家與昆弟講
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曼殊執政莫
喻所因次日佳覆上曰近能職臣寮無不嬉
遊彌日繼夕惟曼殊與兄弟杜門讀書如此
謹厚正可為東宮官對曰臣非不樂游宴者
直以貧無可為具臣有錢亦須往上嘉其誠

郎官

懷香握蘭

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內懷
香握蘭趨走於丹墀上出漢官儀制

漢尚書郎給青練白綾被或以錦被出漢官
儀

漢館陶公主為子求郎顯宗不許曰郎官上
紀應列宿出宰百里任非其人民受其害出漢

唐諸郎中土山粉署外郎拜者謂之士山頭趙
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為大理正遷戶部郎中望
戶部員外賀遂涉詠曰員外由來美郎中望
不優寧知粉署裏翻作土山頭謙光答詩曰
錦帳隨情悅金爐任意薰唯愁員外置不應
列星文出談賓錄

樂廣為尚書郎何晏謂之水鏡出本傳

按唐舊說禮部員外郎號為瑞錦窠員外郎
廳前有大小石諸州府送到廢印皆於石上碎
之又圖寫祥瑞亦員外廳所掌令狐楚元和
初為禮部員外郎有詩曰移石幾回敲廢印

開箱何處送新圖出春明退朝錄

樂崧為郎家貧獨直無被枕食糟糠帝夜入
臺嘉嘆自此制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絀
帷被袍及侍史二人出後漢本傳

唐魏鄭公薦杜正倫以古今難匹太宗擢為
兵部員外郎出職官分紀

宋高祖並置尚書郎執香爐護衣服
帷帳擅禡太官供食物湯官供奉餅餌給女
侍史二人選端正者執香爐護衣服出同上

尚書郎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

烈女以丹朱色地謂之丹堦赤館尚書口含
雞舌香以其奏對使氣息芬芳也丞郎月賜
赤堦大筆一雙糜墨一九出同上

繁霜之任

郭璞讓尚書郎表云以幼弱之資充督責之

官以無用之才管繁霜之任出同上

武元衡罷相鎮蜀柳公綽與裴度俱為元衡

判官公綽先入為吏部郎中度以詩別之有

兩入官同日事征西今日君先捧紫泥之句出

同上

按唐舊說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南宮

舍人百日内須知制誥故王元之與宋給事

詩云須知百鳥郎位掌絲綸出春明退朝錄

前漢天官志南宮二五星哀鳥郎位故明

帝云郎官上應列宿也出分紀

魏尚書郎二十四郎金部虞部比部主客祠部

等凡三十四郎一尚書錄六郎也出同上後

漢有二十六郎

省中語曰後行祠屯不博大門都門中行刑

部不博前司門水部入省不數

尚書郎自兩漢之妙選其人唐正觀以來

尤重其職吏部尚書前行最為要劇自後行

改入者為美遷考員外專掌貢舉員外郎

卿監

皆不在後行閑簡無事時人語曰司門水部入

省不數王上客自侍御史常望前行忽除膳

部員外郎悵惋張敬忠戲詠曰有嫌兵部職

專心取考功誰知脚踏幾落省墻東膳部

在省東隅出西京雜記

大理聽訟於棘木之下故云

秦置廷尉漢因之景帝改曰大理梁加卿字
光宅初尉卿曰司刑卿後皆復舊出六帖詳刑卿

大理判寺官或一員兩員不定少卿一員以
他官權詳斷官十二員法直官一員以流內
人任年滿得京官出湘山野錄

張文灌為斷疑獄四百
者無怨言如死灰心若鐵石

唐臨為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所訊無一言
帝問囚荅曰唐卿斷囚不冤所以絕意帝嘆
心若鐵石出臨傳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死灰

唐戴胄為大理卿犯顏據正參處法意隨頭

指摘言若湧泉出本傳

張釋之為廷尉有盜高廟王環奏棄市上怒
令族之釋之曰假令盜長陵一杯土何以加
法乎帝乃止出本傳

隋趙綽為大理卿有刑部侍郎辛宣衣緋
俗云利官上大以為厭盡將斬之綽曰寧可殺
怒甚謂曰卿惜辛宣朝堂解衣將斬上謂意如

臣不可殺辛宣朝堂解衣將斬上謂意如
何對曰執法一惡錢不可惜死者悉拂衣入良
乃釋之曰禁行惡錢易者令悉斬之糾曰當
杖上曰不關卿事得曰陛下曰撼大臣愚置在
法司欲妄殺人豈得不關陛下曰撼大臣愚置在

御史諫乃對曰臣職天何止動木上遂聽侍
初秦置治粟內史漢曰大司農梁曰司農卿

隋唐因之龍朔中改曰稼卿後復舊出五代

史游急就章司農少卿國之泉也出六帖

見下注又司農為走卿出分紀

張華大農箴曰農臣司農敢告左右出分紀

楊雄司農箴曰農臣司均

初秦置奉常漢更曰太常常典三禮故曰太

常或曰太常者旌旗禮官持之故曰太常

奉常客卿兩虬鬚指喬太博為太常博士出

坡詩注赤車赤車乘出六帖

前太常古為司禮寺漢曰奉常

唐崔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為太常卿

於都寺廳後起一樓與尚書省相望謂之崔

公聖省樓宗正為卿謂其管玉牒所出坡詩注

舊傳大常不是卿秘書不是監以其品列清

重不與諸卿監伴耳出春明退朝錄

成周曰宗正晉曰大宗正梁加卿字除大字

曰宗正卿唐龍朔中改為司宗卿光宅初改

為司屬卿出六帖太府外府司府

太府周官也秦漢以下不置其職務在司農

至梁始置太府唐龍朔中改為外府卿光宅

初改為司府卿出六帖

尹卿筆

唐尹思盾為司府少卿時侯知一亦厲威嚴

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出職官分紀

漢景帝以將作監大匠卿

舊傳太常卿不是卿秘書坊監不是監以其品

列不清重不與諸卿監伴耳唐士大夫多尚臺

省不樂九列故曰卿監書監為宰相病坊少監

為給舍大病坊出春明退朝錄宰相病坊少監

有人嘗為翰林學士語同列曰禁中視草非

養病之地他日解職得遂大蓬之拜歸息數

出春明退朝錄三品之列優游終老則為幸矣

卿士惟月出書洪範

少卿為亞卿

世傳光祿為飽暖卿冷卿

司農為走卿宗正為冷卿暖謂其管儀鸞供

帳之類冷謂管玉牒所也出坡詩注

梁以太常司農宗正為春即太僕太府為夏

卿衛尉廷尉大匠為秋卿光祿鴻臚為冬卿

以象四時出初學事記注

唐室士大夫多尚臺省官不樂九列出春明

退朝錄

九卿皆樹棘為位士周禮

漢官儀曰卿秩中二千石綬青純桃花三彩

出初學記注

三公象法河海又李
淑更始曰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
海出職官分紀

史官

唐朱鵠當國之鑑億代之眉目
億代之眉目也出唐文粹

極東一星曰柱下史主記過古者左右史之
象也出晉志

唐鄭惟忠問劉知幾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
何耶答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有學
無才猶愚賈探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
匠無梗捕弗能成室出知幾傳

章安石曰世人不知史官權重於宰相
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今聖君賢臣
所以畏懼也出朱敬則傳

左氏述行師則簿領盈視叱聒沸騰論備人
則區分在日修莫前申盟誓則照如春日記嚴
記奔敗則披靡見談恩惠則滋味入詠歌
欺詐則欺誣可叙興邦則滋味入詠歌
烈則凜若秋霜叙興則滋味入詠歌
則妻涼可閱或辭潤簡牘或美化思涉鬼
跌蕩而不可羣蹤橫而自得工伴造化思涉鬼
神出史通

張輔著班馬優劣論云遷叙三千年事唯五
十萬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乃八十萬言是知

班不馬也出史通

左氏叙晉敗于邲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

可掬不言攀舟亂以刃斷指而意可見王之
邵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
云夜半方歸樂血滿袖亦不言擊刺甚多而
意可見出史通

梁司翰為時政記館修撰上疏自今崇德長春二
殿皇帝之言侍臣論列之事望令本院修纂至月
時政記其樞密院機密亦令本院修纂至月
終送史館從之出玉壺清話

迹撮其機要論次成書名曰唐鑑欲獻亂之神
宗未及上元祐五年上表進其書出家傳

慶曆四年賈昌朝建言修唐書今在館學士
日供唐書外事二件分付本傳至五年始命
王堯臣宋祈張方平為修撰曾公亮范鎮為
編修其後相繼出外獨宋祈下筆祈又出皆

將藁草自隨或有疑難移文往復至和元年
范鎮乞歐陽脩修紀志詔從之又命劉義叟
修天文律曆志梅堯臣修方鎮百官志又唐
志雖歐公修而天文律曆五行志則劉義叟
為之方鎮百官表則梅堯臣為之禮儀兵志
則初出於王景彛業未竟而卒出編年

歐公五代史其法甚精發論必以嗚乎曰此
亂世之書也吾用春秋之法因亂世而立法余
文其論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
述本紀以治法而正亂者以謂功不司馬
事迹比舊史添數倍議者以謂功不司馬
遷又謂筆力馳聘上下無自謂我伶官傳豈
例精密則遷不及也亦嘗自謂我伶官傳豈
下滑稽也邪遺事亦嘗自謂我伶官傳豈

微之足下辱書論甄逢父子俱宜牽連得書足
詐暗棄去足下辱書論甄逢父子俱宜牽連得書足

下大書逢今終始匪躬一足下尚強韓書有繼

太宗曰揚微之館殿得宜無玷理郡非其所長置

班固之司馬遷之辭重不敢輒易自武帝之下

法後世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其

其辭異其瞻作司馬君實行之狀又作碑其事同

蕭大園為滕王友王嘗問曰吾聞湘東王作

富韓公書曰弼嘗病今之文字無所發明

但用奸謀以逃刑戮君子為善不易人所勝不過

賤惡使善者貴惡者賤須是由我始得不可

更有畏怯也出薛氏聞見錄

五代周賈緯無修撰才長於訖誦文章未能

許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太宗賜長孫無

魏收在齊神武時修國史德揚休之助因謝

賈鐵箭

猥稱揚威鳳賦

作佳傳謝德

揚休之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休之

固為北平大守以貪獲罪收乃書固為北平

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出職官分紀

魏丁儀丁冀有盛名陳壽作三國志謂其子

曰可遺千斛米當為尊公作佳傳不與竟不

作傳出壽傳

裴景仁秦記稱符堅方食撫盤而訴王邵齊

志述受洛干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鸞撰新史

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

按食胡俗不施冠冕學者可以考信出史通

毛脩之曰陳壽曾祖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尋

罪捷百下故其論武侯為應變非其所長出

北史本傳

賈緯修晉高祖史出帝實錄以示徐台符初

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入待之甚薄緯為維

翰傳言非緯緯死有銀八千錢徐台符以為不

可數以非緯緯死有銀八千錢徐台符以為不

北魏崔浩等叙國事三十卷令閔堪請立石

銘載國書以彰直筆遂營天郊東三里方百

步用工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

顯在道怒族誅之出本傳相與譏浩於太武

亮之目備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而不能

與曹氏爭天下委棄州而以管蕭為亞匹不

下者也與趙佗為偶而以管蕭為亞匹不

亦過乎出北史司馬遷

至於採撫經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踈略不

知其本務以多聞廣識為功論議切而不篤

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雅貨則輕

仁義而羞貧賤道狎俠則殘守節而貴俗功

班彪論司馬遷

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
之屬董仲舒並時之人不紀其字或縣而郡
蓋不服也出彪傳

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
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
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置置而不厭信
哉其能成名也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
而愈矣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而賤守
節愈矣出固傳

柳冕謂宇文弼論司馬遷
不過二百四十年今子長乃軼孔子而修數
年荒絕之書助以黃老寓托之說仲尼之
所二子長之聖人之道而繼之聖人之志不
遷雖不得長聖人之道而繼之聖人之志不
入之也出文粹
信然也出文粹

夏侯湛等見陳壽所作壞已書
職官分紀
魏收撰魏史眾口喧然號穢史出職官分紀

東宮官

唐薛令之為東宮侍讀時官僚簡淡以詩自
悼云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
苜蓿長欄干飯澁匙難滑羹稀筋易寬只可
謀朝夕何由保歲寒出唐宋詩話

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之啼秦
西巴不忍而與之孟孫歸求麇荅曰余弗忍
而與其母孟孫怒逐之三月復召以為子傳
其御曰曩罪之今召之何變也孟孫曰夫不

忍麀又且忍吾子乎出韓非子

千牛衛身

謝綽宋拾遺千牛刃即防身刀也義取庖丁

身出戢林先馬

先馬

踐為夫負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云勾

詹事

張說女嫁盧氏嘗求官說指支床龜女欣然

告其夫曰得詹事矣果然出朝野僉載

舊曰中允惟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近歲州
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
出筆談

兩學官

歸崇敬言古天子學曰辟雍以制言之水環
繞如壁然以誼言之或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
故前世或曰壁池或曰壁沼亦言學省出本
傳

國子學

晉武帝臨辟雍行鄉飲禮立國子學以殊士
庶大業中更名國子監出本傳

國子監出六帖

王融謂國子監為虎闈出宣室志

唐正觀改國子學為國子監後又改國子監

為司業成館垂拱改國子監為成均祭酒一人

學出唐百官志

禮飲酒必祭先示有先也故稱祭酒時惟尊
長以酒沃酌出應邵漢官儀

摠華清

侍中左蟬右貂本秦相史來往殿中故謂之

侍中分掌乘輿服物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

者特聽一掌御唾壺朝廷祭之至東京屬少府

出則一人負傳國璽操斬蛇劍出獻帝紀注

侍中帶蟬貂金冠金取堅蟬取潔貂取温也

侍中皆冠鷄冠戰國策云秦始皇破趙得

之以賜侍中出前志

散騎常侍掌規諷過失唐顯慶中分左右隸

中書門下省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為左

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出唐

志

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出班固兩都賦序

孫處約與來濟言志處約曰得為舍人在殿

中周旋吐納可也後濟為吏部處約始入調

濟曰如志遂擬通事舍人出唐高智周傳

金華殿名也出前翼奉傳

唐末朝士中有不雜亦號玉笋班清緊不
雜又外郎班清流中不雜亦號玉笋班出北
夢瑣言

鸞掖

看封諫草歸鸞掖尚賁衡門待鶴書出李義
山詩

鸞遊蘭者

傳咸贈何邵王濟二人詩雙鸞遊蘭渚注

陳時謂散騎常侍為三清府出通典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雪常陰陰落花遊
籍退食遲回違寸心出杜甫腐儒衰晚謬通
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上因風想玉可明朝
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出同歸院柳邊樓雪
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樓雪
融城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谷雞
棲出同濕上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谷雞
蒼龍鳴鞭響徹廊千步珮玉聲趨戟百重雪
後朝寒尤稟列柳梢春意已蒙茸少年白得
芳菲老病惟添睡思濃出歐公少年白得
槐綠未齊春陰不解宿雲低輕煙漠漠侵初
褐小雨班班作燕泥宿雲低輕煙漠漠侵初

寒人意自妻涼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
結夜霜老負魚干貪國寵病須樽酒送年光
歸來解帶西風冷衣袖由露玉案香出同上
秘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中西廣歌太
夜翻黃鵠從獵陳蒼獲碧雞曉飲豈知金掌
逾夜吟應訝玉繩低鈞天雖許人間聽閭闔
門多夢自迷出李義山

錦繡萬花谷卷之十二終

急為P18

三

